

家編輯部選編

四海爲家

家雜誌社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四海爲家

編選者 家編輯部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上海(23)膠州路
一八六號
電話三九五七八
香港高陞街
四十八號

★刊期大兩迎歡衆大★

編主音嘉黃

家

促進家庭幸福
健全婦女生活

編主德嘉黃
音

風西

譯述西歐雜人
詩生華會

定閱辦法

- (一) 定戶一次預付三個月定費。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住址，及起定期數。
- (三) 郵費，包紮費照加。
- (四)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劃匯，函寄現款倘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

定戶利益

- (一) 每期書費照上海定價八折優待。
- (二) 定戶儘先提早發書。
- (三) 購買本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一律八折優待。
- (四) 委託代辦外版書刊，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可享九折優待。

訂閱處：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西風社
家雜誌社

西風社圖書目錄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二元六角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英譯	二元六角
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疑今英譯	二元四角
流氓者自傳	台維斯著	黃嘉德譯	二元四角
流氓餘生記	(長篇驚險自傳)	黃嘉德譯	一元三角
抗戰中國的故事	(九週得獎文集)		八角
天才夢	(三週得獎文集)		九角六分
幼童教育法	沈陳式譯	黃嘉音編校	一元三角
古文小品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
冥寥子遊	(漢英對照)	林語堂譯	一元
徬徨歧途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七角
光明之路	(信箱集·土紙本)	黃嘉音主答	五角二分
希望和幸福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一元三角六分
矛盾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八角
迷宮	(信箱集)	黃嘉音主答	八角
空遊	(徵文集)		一元二角
文明病	(社會暴露文集)		一元七角
我愛講的故事	(土紙本)	黃嘉音著	五角二分
廣島被炸記	(光社版)	黃嘉音譯	九角
阿丹諾之鐘	(光社版)	林友蘭譯	一元
醫生對新娘的一夕談	(家社版)	張紫洞譯	一角六分
兒童的性問題	(家社版)	江同譯	一角六分
兒童訓導指南	(家社版)	江同譯	七角二分
胎兒的故事	(家社版)	劉祖洞譯	六角

孕婦保養法	(家社版)	劉本立醫師著	六角
實用避孕法	(家社版)	郭泉清醫師著	七角
怎樣教導子女	(家社版)	唐現之譯	五角
黑孩	(家社版)	黃朱綺譯	八角
實育育嬰問答	(家社版)	(大中學用得獎金文集)	一元
婚姻生活指導	(家社版)	葉羣·黃嘉音譯	一元四角
嬰孩保育法	(家社版)	江同譯	七角二分
小兒疾病常識	(家社版)	江同譯	八角
女性生理與病態	(家社版)	范存恆譯	七角二分
嬰兒日常生活	(家社版)	江同譯	七角二分
新籃球裁判法	(體育社版)	彭文餘編	四角
西風合訂本(一、二)			四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三)			二元六角
西風合訂本(五、九)			三元四角
西風合訂本(六、八)			三元二角
西風合訂本(十五、十六)			二元八角
西風副刊合訂本(一、二)			五元
家合訂本(一)			四元四角
家合訂本(二)			二元八角
家合訂本(三)			二元六角

上列各書價目照金圓發售，如有更動當以款到時本社門市價目為準，西風及家定戶註明定單號碼者一律八折優待。

四海爲家目錄

觀光

參觀美國少年村

勵天子（一）

參觀美國兒童法庭

吳橫（九）

兒童法庭聽審記

宋思明（一六）

癲癇病人的樂園

黃仁華（二一）

美國農村少年組織

王敏儀（二六）

舊金山有一個家

黃仁華（三三）

美國的健康嬰兒診所

朱覺方（三七）

家政實習室

方文淵（四二）

紐約的光明之家

龔棟微（四七）

節日

勝利後的五月週

唐笙（五〇）

在美國過感恩節

楊惠(六一)

英國女孩子的「中國日」

唐笙(六八)

見聞

英國人愛家

唐笙(七七)

一個主婦在美國

芳(八五)

生活在日本人的家

實民(九四)

英倫隨筆

徐鍾珮(一〇三)

美國見聞錄

劉師尙(一〇九)

美國人的生活

黃仁華(一二四)

印度購買紅寶石記

雷夢(一三〇)

到美國找丈夫

艾黛(一三六)

美國人的家

何查禮(一四〇)

參觀美國少年村

勵天予

十一月中旬，在中國正是小陽春的時候，可是在美國北部尼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奧瑪哈城（Omaha），却已是大雪紛飛，一片白色的世界了。我就在一個下着大雪的早晨，乘公共汽車到達了位在奧瑪哈城外十一哩的『弗神父的兒童之家』（Fr. Flanagan's Boys' Home）——名馳全球的『少年村』。

讀者之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經看過一張有名的影片叫做『少年村』（Boys' Town）的了，這張片子的取材取景就在這個佔地三千畝的『兒童之家』。

過去五六年我一直在上海做兒童福利工作，時常夢想着去看看這個人人道好的少年村。這次竟如願以償了，這不得不列為我平生快事之一。在動身赴美之前，上海少年村董事長和兒童福利促進會副會長陸梅僧先生知道我要去考察這樣有意義的一件工作，表示非常高興，並立刻為我寫信介紹。船到檀香山的時候，我便把那封信發了，弗神父寫信到洛杉磯歡迎我去。不過他說，他因有要事到紐約去了，不能和我會面。我無緣看到一位如此苦幹，如此慈祥的兒童工作領袖，這是很可遺憾的事。

少年村是弗神父一手創辦的。他原是奧瑪哈城裏天主堂的神父。在一九一四、一六年之間，尼勃

拉斯加州到處歉收，很多人都失了業。弗神父便租了一所房子救濟他們，給他們膳宿，並介紹職業。在幾年的經驗中，弗神父發現他們並不喜歡工作，而大多遊手好閒。他研究他們的歷史，知道養成這種懶惰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從小就沒有家。

於是他立刻轉變了。在一九一七年的冬天，他借了九十塊錢，開始收容了五個小孩——三個童犯，二個街童。『從小教育起』，這是他新的發現，新的計劃。

三十年以來，從五個小孩增至四百二十六個。從一所房子起，逐漸增加到四十餘幢了。連農場算在裏面，佔地九百英畝。總計少年村已教育了五千個小孩，使他們得到了家的溫暖，獲得了自立的能力。這裏面包括美國各州送去的不幸兒童，白種的，黑種的，甚至還有兩個中國人和幾個日本人。他們之中有的祇住了幾個月就出村了，有的一直讀到中學畢業。住村時間的長短，完全看需要而定。最近他們又在大興土木，在蓋工廠，造校舍，和二十五幢小房子。在最短的時期內，就可以把人數擴充爲中學五百人，小學五百人。中學生可以每二十人合住一幢小房子。

少年村的兒童雖然包括童犯，問題兒童，孤兒，貧兒，被遺棄的和其他無家可歸的孩子，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孤兒院或難童教養所。它就是少年村，是一個小小的社會。它自己有郵局，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印刷所，室內運動場，電影場，游泳池，教堂，農場，罐頭廠等。這裏沒有鐵門，沒有圍牆，也沒有警察守門。它已是一個法團的社會。

我最先參觀的是學校。少年村的兒童每人都須入學校求學。因爲每年有四千人申請入村，而他們

祇能核准一二百人，所以兒童的智力和年齡可以嚴格的選擇。他們的智力商數大都在九十至一百十之間。入村時年齡限定十二歲至十六歲。

少年村的小學是從第五級開始，因為美國孩子都受強迫教育。十二歲的兒童除特別情形外，剛巧是讀第五級的時候了。他們的小學教育是八年。中學四年。

我會和一羣小學生談天，他們都很頑皮而活潑。他們很自然地告訴我零零碎碎的許多話。有一個小孩說，因為他母親不喜歡他，所以才來此地。他滿不在乎的樣子，表示對於過去並無多大興趣。美國孩子見人講話都很自然。中國孩子便不同，當我和孤兒院的兒童談話時，他們一見面就是深深地一鞠躬。之後是筆挺地站在你面前，眼睛望着天花板，在被動地講完話以後，又是深深地一鞠躬，退了出去。有一次有一個很好的家庭要領養一個小孩子，我找了一位社會工作員幫他們在孤兒院裏選中了人。可是不久之後，領養父母把小孩退回了。理由之一是說他見人就是毫無表情地一鞠躬，不自然之極，教了他也改不過來，和家庭裏長大的小孩完全兩樣。為甚麼教養院（甚至學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不能配合？這是我們應當要糾正的。

少年村中學部份的教育是和職業教育相配合的。每一個中學生都必須學一種技能。他們有很好的印刷所。村裏每星期出版一份的週報，就是自己印的。有設備得很好的機器廠，可以做機器的零件。有規模宏大的農場，包括供給全村牛乳的牧場，和用機車耕種的農田。有工程測繪部，造就工程人才。有陶器部，製造美麗實用的陶器。有木工場，可以製造自己需用的傢具。其他的職業訓練，有理

髮，烹飪等等。總之，他們要訓練兒童，成爲一個有專門技術而能自食其力的公民。當我問起他們的出路時，校長很驕傲地說，畢業生之中有很多人做了大工廠的工人。和有幾個升了工頭（工頭須有專門技術，在工廠裏的地位比普通職員高）。有很多的學生做了農夫。有一個以前學印刷的已經做了印刷所的老闆。也有人在大學裏得了獎學金，可以繼續深造。第二次大戰時，出村和在村的少年加入軍隊者八百餘人，其中有三十七人爲國捐軀。教育使兒童有自立的能力，和良好的成就。『世界上沒有壞孩子』，這是弗神父常說的一句話。

我和中小學校長談了很長的時間。他告訴我少年村的課程和公共學校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中學的課程加上了職業訓練。學校的待遇比普通的高。該州小學教師的普通薪金是美金一百四十元，而少年村却有一百六十至一百八十元。這又使我聯想到國內的情形了。在國內，很多教養機關的教職員待遇都低得可憐。若含美金，連膳宿在內，月薪約自八元至二十元。美國已經把社會工作當做一種職業了，而咱們還是慈善事業。做慈善事業的人，就是『做好事』，是一種業餘救濟的性質。我以為在現代的社會，若有人因爲宗教上的信仰，或苦行的決心，犧牲自己去服務社會，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是一般的社會工作人員並非超人，他們都有家庭妻兒，需要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如果他們的薪金不能維持生活，怎樣能够安心地做着有效率的工作呢？

少年村給我最深的印象要算他們的娛樂活動了。他們一共有七個專教娛樂的教員，全是頭等人材。教足球的那個是重金聘來的第一流教練。他們的足球隊是全州的勁旅，游泳池是終年開放的。合

唱隊由一百個人組成，曾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唱，其水準之高，可想而知，管樂隊可以任人參加。每個兒童必須加入一種或幾種娛樂。曾有一個兒童，畢業時是榮譽生，他做了少年村市長，參加了五種娛樂，是全州足球隊的後衛明星，全州中學校重量拳擊的盟主，同時又是合唱隊的中堅。在鋼琴獨奏的年會中，他奏了蕭邦的名曲。

操場上和室內有娛樂，宿舍裏也有娛樂。少年村現在共有四幢精美的宿舍，每幢有四個公寓，每個公寓包括臥室一，廁所及浴室一，和坐起間一。每晚除一個半鐘頭的自修，和一星期兩次電影，並偶然的聽講聽音樂外，其餘都可以在坐起間裏玩，包括談天說笑，下棋，繪畫，和其他比較靜的自由活動。

娛樂是重要的。它不但消極地使兒童終日忙碌，無暇想做壞事，而且積極地可以陶冶品性，並養成團體合作的精神。每當我感覺到我的團體合作做得不夠好，也眼看著人家玩球，奏琴，唱歌，游泳，而我甚麼都不會時，我就會恨我的學校和我的社會為甚麼不從小教我許多娛樂。我要大聲喚起國內同工的注意，我們要多給小孩娛樂。而且要因年齡的大小而異。我們不能再教十六七歲的青春期少年去滾鐵環，捉迷藏，滑梯子。給他們比賽，競技。給他們音樂訓練。使他們在身心方面有良好的和平衡的發展。

另外一種使我發生興趣的活動是少年村的學生自治政府。兒童當中分成兩個黨，一個叫進步黨，它的口號是『建設少年村』；另一個是保守黨，它的口號是『幫助少年村』。每到大選的時候，兩黨

劇烈競爭，黨員在胸背掛了標語，候選人有競選演講。大選規定每年兩次。

我會去參觀他們的市政府，並和市長談話。他是一個十六歲的高個子。他告訴我他們的政府有很多的部份，跟普通的政府一樣。市長的職務是每星期召集開會一次，帶領重要客人參觀，寫回信給各地的政府官吏，商人，學生，工人等等。他平均每天要覆十二封信。領我參觀的社會工作員告訴我，市長來的時候才十二歲。那時候他的父親遺棄了他們母子六人，他就被送到這裏求學。

自治政府有村法庭。兒童犯了過失後，他的處罰是加重工作和限制娛樂的權利。『歷來最嚴厲的處罰，』市長說，『是叫一個犯規的兒童去看電影，不過叫他用後腦和背脊看。』他得意非凡地笑了。

我後來問弗神父的助理說，『讓兒童自選市長，他們當然會選足球明星這類人物的，這樣他一定會做一個最好的市長嗎？』他回答說，『做一個市長的條件，在功課和品行方面須在一定的標準以上。這是唯一的條件。有了這個限制，所以歷來的市長，一般說來都是很令人滿意的。』

少年村自治政府的目的是養成自己選擇，自己治理的精神，使他們大起來，可以在民主國裏做一個良好的公民。

在短短的兩天之中，雖然他們有汽車把我從這部份帶到那部份，可是我仍不能把他們的全部設備看完，也不能把全部的哲學吸收；但是有一件東西給我特別看出來的，就是自由的空氣。

少年村的週圍四通八達，既無大門，也無門簷。小孩子若要逃出去，那是毫無問題的。而實際上

跟每個機關一樣，他們每年都免不了有逃走的事件。可是少年村的兒童到底逃得很少。因為自由，溫暖，教育，娛樂，和愛護，比圍牆和門警更能使兒童就範。

少年村的兒童並不穿制服，這也是自由之一。每個小孩都穿得清潔而溫暖，吃得面色紅潤可愛。『給兒童最好的發育』，是少年村的口號。若是一個教養機關給小孩穿得破破爛爛的，使他們喪失了自尊心；或忽略了兒童的營養，使他們身體孱弱，甚至百病叢生，因此促成了不穩定的情緒，和種種心理病態，而這個機關却侈言兒童心理治療，神經失常治療，或其他從美國書裏看來的大名詞，這實在是再愚蠢也沒有了。我的主張是先給兒童吃飽穿暖，治好他們的大小生理病，然後再講心理治療。在上海一個教養院裏，我看見一個患着嚴重癩痢頭的小孩。他打別的兒童，罵教師，種種地方要侵犯別人，壓制別人。我們安定他情緒的最好方法，莫過於醫愈他的癩痢了。在少年村裏，我沒有看見一個患癩痢的孩子。

弗神父雖然是一個神父，他並沒有強迫兒童都信天主教。在少年村裏，有一半以上是新教徒和無信仰的兒童，這也是給兒童自由發展的另一方面。在國內我也曾參觀了一個基督教的教養院。主人是一個傳道人。他告訴我說，他計劃把兒童都教成傳道人。他的動機原得很好，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可是這未免太忽略了兒童的自由發展了。

我們得承認世界上最適宜於培育兒童的地方無過於兒童自己的家了。在父母的庇護下，兒童沒有拘束，祇有自由，沒有恐懼，祇有安全。少年村因為要做一個無家兒童的家，所以處處地方在想法子

讓兒童再有家的感覺。差不多每個辦公室的掛衣柱上都特別做了幾個低衣鉤，預備兒童去和教師談話時可以自己把大衣掛上。弗神父的辦公室裏特別放了些糖果，兒童去看他時，可以自由拿來吃，一面吃糖，一面談話，自然是很輕鬆的了。

在少年村裏，有四個社會工作人員和一個心理學家引導兒童的身心發展。他們有很完備的記錄和個案史制度。每個兒童的家庭，學校和社會背景都記下來。他的智力，健康，入村後的進展，出村後的職業，家庭等也都有記錄。出村兒童和弗神父與教職員的通訊也都保存起來。

當我參觀他們的事務部時，有一種事情把我楞住了。他們竟僱了近一百個打字員！而且另外有十組電動打字機，每組有打字機三架，由一個人管理。伴我參觀的那個社會工作人員看我如此驚奇，就解釋說，他們要和五千個出村的少年通訊，要回覆四千封申請入村的信件，要寫信去借錢，捐來了要寫謝信。因為少年村的經費並不是來自政府或社會金庫，它是由自由捐助而來，從幾分至幾元。這是他們要有近百個打字員的緣故。雖然如此說，從這一點上，我更瞭解美國人做事的奢侈和浪費。

參觀了少年村之後，使我有一種感想，就是我們國內有許多兒童機關也辦得很好。我們的物質條件誠不如人，但是我們在最困難的情形之下，在努力替兒童服務。我也把這層意思告訴了少年村。事實上，少年村也有缺點。比方說，它從各州收容兒童，使他們遠離家人和親友，這和最新的理論並不符合。還有，弗神父做得太英雄主義，也太商業化了。我以為若是我們能多注意娛樂，多給兒童自由發展的機會，至少限度給兒童吃飽穿暖，那麼我們的兒童教養工作，也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了。

參觀美國兒童法庭

吳 楨

畢次堡 (Pittsburg) 的兒童法庭，從一九三五年起，根據了賓雪蘭凡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州立法，脫離成人法庭，單獨成立。法官是被選的，任期為十年。十年的任期確乎很長，推想當初立法的目的，大概是希望法官能長期安心工作，同時培養對兒童案件的特殊興趣與才能。法官胥拉莫氏 (Judge Shramus) 從一九三五年起便被選，第二任又續任下去，所以到現在他已做了十二個年頭了。

畢次堡的兒童法庭，頗負盛譽，公認為美國兒童法庭最優良，最進步者之一。我在國內時，早對美國的兒童法庭神往，到了畢次堡後，知道有個辦理得很有成績的兒童法庭，便決定找一個機會去參觀。我和他們的當局，訂了好幾次約會，都因為住在法庭內留守室 (Detention Home) 的兒童患傳染病，臨時戒嚴，謝絕了參觀。最後，約等候了兩個月，纔得如願以償。

美國的兒童法庭，並不是專為犯罪的兒童而設，它同時也是為了失依兒童而設，所以它的功能是糾正兒童的反社會行為，和保障兒童應享的權利。我們一向有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兒童法庭所應付的兒童，多數是無法無天，專門惡作劇的壞孩子，其實其中有不少是被父母虐待，忽略，或遺棄的不幸

兒童。不過『兒童法庭』這名詞，確乎容易引起誤會，因為一般人，一看到『法庭』的字樣，自然會聯想到犯罪，反社會，刑罰，監獄等可怖的事。

兒童法庭素描

兒童法庭，坐落在弗勃司街二三三號。這是個三層樓的紅色建築，門口祇有很明顯的門牌，四個金色的『S』字，沒有匾額，也沒有大人物的題字。（要是在中國，說不定要請司法部長粗粗壯壯地寫個『兒童法庭』懸在門前，那樣該多麼派頭，可是不免有些觸目驚心吧。）門口沒有站崗的警察，走到裏面，也看不到穿制服的法警。這祇是個很普通的辦公室。所謂法庭，也祇是法官的辦公桌，沒有公案，也沒有證人席，律師席之類的佈置。一個很長的辦公桌，桌的一端有位速記員，忙碌地速記法官和兒童家長或監視人的談話。法官則坐在桌子後面，在他背後，懸着一面美國旗，簡單而莊嚴。

法庭聽審

我很幸運，上午十點去參觀，正趕上法官在問案（hearing）。胥拉莫法官是個禿頂的老人，穿着便服，舒適地靠着椅背，他在閱讀假釋官（probation officer）所寫的報告——犯罪兒童的個案紀錄，然後他和這位負責的假釋官商討處理的計劃。這些假釋官大多是受過訓練的社會工作人員。在未開庭前，已詳細地調查過事件發生的經過，和兒童的社會背景。談話後法官離開他的座位，推開他身後

的一扇門，走進一個套間，據說這是畢次堡兒童法庭與衆不同之處。原來當事的兒童不參與問案，祇由法官單獨地和他在套間裏作秘密談話。過了十分鐘左右。法官又回到辦公室——法庭，傳詢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宣佈並解釋他的處理計劃。我這次聽了三個個案，每次法官用誠懇和真摯的口語和家長談話時，都感動得作父母者爲之啜泣。

問題 父母

有一個個案，是個十四歲的少女。她時常逃學，晚上到夜深時纔回家，在外面和男孩子們鬼混。我聽見法官對這位兒童的母親說，『不應該放棄你做母親的責任。你的丈夫在前線作戰，你却在家裏亂交男朋友。你每天回家很晚，而且時常帶回些陌生的男人。這給兒童的印象太惡劣了。你自己失去了做母親做妻子的尊嚴，怎樣能管教你女兒呢？我們現在決定把你女兒送到紐約的職業學校去，短期內你不能去看她。我們派一位假釋官幫助你解決你的問題，希望你能改正你的生活。這不是兒童有問題，而是你這做母親的有了問題。在我們認爲你能恢復正常的生活時，你纔能把孩子接回家。』母親啜泣着，答應以後一定好自爲之。

在聽審另一個個案時，我聽見法官對一位做母親的說，『你不應該因爲發脾氣，把孩子心愛的無線電收音機打得粉碎。這種無禮的舉動祇能刺傷孩子，而不能使他敬愛你。妄發脾氣，是愚蠢的父母幹的事。』